

读书八十载

赵振兴

读书、教书、写书、藏书，伴我走过了83个春秋。

教书，荣获“河北省优秀教育世家”称号；写书，获得“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”的好评。

我最深的体会是：不登高山，不知地之厚；不临大海，不知海之深；不入书山，不知书之丰；不探书海，不知奥妙无穷。对我来说，善读书，不仅“医愚”——使人聪明，而且“医病”——使人健康，还能传承文化使人进步。更重要的是，读书，修正了我的“三观”。

读科普读物，懂得了战天斗地无止境。

学习自然科学，知宇宙之大，学问之深，应该是无限的。至今人类对宇宙的认知，还是很有限，向科学进军，向宇宙要宝，还有很大空间。尤其是我们对量子纠缠、黑洞和暗物质的发现与研究，颠覆了原来的物理认知。因此，人类应该向太阳能、核能、光能要宝。人类登上月球、火星的目的，只能是共同开发自然，让大自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。我读了这些科普读物，大大激发了进取心和上进心，读书写作也从一个高峰攀上另一个高峰。

我对自然科学是门外汉，但读了科普读物，大开眼界，阅读就成了夜以继日的悦读。以读带写，以写促读，沿着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寻找更多的为什么。童话读多了，也就成了“故事篓子”“童话大王”；养生文章写多了，常被周围人尊称为“健康使者”“养生专家”。

读红宝书，确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。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毛泽东的书成了我的精神食粮。

《共产党宣言》《科学社会主义》，我读过三遍，上学读，教书读，写书还读。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刚发到

手，半天一夜就通读一遍。这些书让我确立了人生价值在于奉献的价值观。学习英雄，努力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。我每天早晨4点到7点读书写作，我称这是我的“星期八”。几十年如一日，至今，单独出书5部，合作出书7部，另有3部脱稿，我又与朋友合作，编写《行为医学》。八旬老翁，仍恨不得一天两天用。

读新时代书，为人民而写作。

为解决看病贵、看病难，我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学习《黄帝内经》，研究科学养生，查阅医学宝典，搜集偏方方3000余条，出版了50万字的医学科普读物《科学养生》，义务讲养生70余场。提出“相约百岁”“全家健康才幸福”的倡议，应者万人，被誉为“健康使者”。为引导某些大学生走出“思想迷惘”的怪圈，我出版了《智慧人生》，成为打开心锁的金钥匙。我还为青少年编写了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童谣》三册。先后到两所大学、十几所小学赠书、宣讲。《乐园炫歌》《乐园秋韵》则是我“讴歌新时代，满满正能量”的诗文集，也成了“老少皆宜的小百科全书”，放在读者的案头。

当我将万余册图书捧送到单位和读者的手中时，对方都激动得无以言表。有的送来奖状，有的制作了牌匾，给我挂在客厅，上面鎏金大字写着“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”。

读书不仅是生活的需要，更是一种责任、一种担当、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。当一个人，灭私欲、重人伦、敬天道、崇自然时，他就是一个大写的人；当理想、信念上升到家国情怀的时候，他就能放弃一己之私利，把个人融入集体之中，最大限度地发挥生命的张力和活力，延展人生的长度和高度。而这，必须努力读书。

乐读的美好时光

胡书森

读书从啥时开始的？我也说不清楚。只知道上了小学，认识了一些字，头脑中朦朦胧胧对读书便有了兴趣。小人书图文并茂，种类繁多，让我着迷。课堂上我总是低头偷看，以至于老师讲了啥内容，都不清楚。放学后，我也不急着回家，经常跑到书摊上翻阅。上了初中后，我对读书又有了“新胃口”，开始啃起四大名著。再后来，又读当时流行的图书《青春之歌》《林海雪原》《红旗谱》。

尽管一生读了不少书，却讲不出爱读书的缘由。古人说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，又说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，以前没有深刻体会，直至今天才明白，我的后半生之所以活得有意义，都是因为少年读书时给予的精神食粮。读书既是知识的积累，又可弥补社会经验的不足。只有多读书、读好书，才能学会更好地做人，才会悟出生活中的学问。只有读书，才会知道什么叫知书达理，知道为什么人们常说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。如此说来，只有读书才会明白什么是“人生的最大追求”，什么是“生活中的最大财富和最大乐趣”。

退休后我参加了市夕阳红读书会，从此便开始了有计划、有目的地读书。正是由于前期读书的积累和沉淀，在读书会中时常会引经据典，谈古论今，如鱼得水，手到擒来。更令人高兴的是，我踏上了文学创作之路，迄今为止，已在全国各级报纸杂志和网络平台上发表作品500余篇。说到底，我是读书的受益者。在我的晚年岁月里，读书开阔了我的视野，读书增添了生活情趣，读书让我享受着“黄金屋”般的美好时光。

母亲让我爱上阅读

贾启锋

我今年56岁，小时候在沧州市农村，除了课本外，找本课外书很不容易。

18岁那年，家搬到沧州市郊，原道东沧县政府对过的蔡庄子村。我在沧州市中学上高中。毕业后，因母亲接替母亲跟着父亲干烟酒、副食品零售。1988年至1993年，因给母亲治病，节衣缩食，看的书是顾客借给我的。

好不容易治好了母亲的病，父亲又故去，我干上了不用本钱的装卸，没活儿时爱观棋、下棋。母亲认不了几个字，但记性不错，做买卖时父亲写上阿拉伯数字就行，母亲称之为“洋码子”。母亲叮嘱我：“你姥爷说过，书可千万别扔下！喜爱什么看什么，即便是玩儿，也要玩儿好。”那时，尽管没有债务，可真的挺穷，我舍不得买新书，就到旧书摊去选，摊上论斤卖的，卖得便宜，一两元钱一本。母亲见我看书很高兴。时间稍长，母亲看出来，对我说：“新的喜欢的就买，干什么舍不得下本也不行。”

2000年，我买了本《象棋战术技

巧》，不但进一步提高了棋艺，而且还有另外的收获，我创作的对联稿《象棋妙对》发表在2001年1期《山海经》月刊杂志，稿费260元。母亲高兴地说：“你看还是认字好不？！”2010年，我开始到沧州市图书馆借书，以后几乎不买新的期刊、报纸了。中国象棋博大精深，培养人的拼搏进取和创新精神，使人思维缜密，做事果断，并且老年人可以延缓衰老，爱好者众多。2021年9月，《老同志之友》“鼓捣吧”栏目刊发了我发明的“带腿儿的象棋”，适合住院陪床的用。

我喜爱对联，对联包罗万象，使我养成了爱读书看报的好习惯。当然，有的书、报是摘要性地读，需要的才精读。这些年，《沧州日报》《燕赵都市报》《山海经》《棋艺》《对联》《老年人》《老同志之友》《杂文月刊》都发表过我的作品，沧州市的《商城》中刊登了我多篇“豆腐块”，篇幅较大的有五、六个相声。

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多读书，读好书，人生会精彩、有意义。

他写信谁读书谁快乐、越读书越快乐。如今六十有三，仍如是。

他视“读书为天下一等要紧事”，一天不读书，会整天不自在。他自嘲是“快乐读书队里人”，读书已深深植入他的筋骨血脉魂灵之中。在采访过程中，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：“读书，快乐了我”。他是田宝春，泊头市文广新局原副局长，泊头众多读书群里平凡但不普通的一位读书人。性喜安静，爱好广泛，但快乐读书始终被他摆在日常生活的第一位。

**田宝春：半步人生半步书**

本报记者 寇洪莹

四岁背诵《为人民服务》

与书香门第无缘的田宝春，读书却不算很晚。儿时的书最初都是听来的，来自长辈的眉飞色舞、戏班子的抑扬顿挫，抑或黑白银幕上的枪炮齐鸣。再大一些虽不识字，却也津津有味——脏兮兮卷边儿豁牙的小人书们，自然是放不下、够得着的最爱。

因开窍较早，还出过一回彩儿。才4岁，田宝春在老家献县，跟着大娘过生活，当时正值全民背诵“老三篇”热。一个懵懵懂懂的黄口小儿，竟凭着小纸喇叭照本宣科，硬生生地把小红本儿里的三篇毛选，记了个滚瓜烂熟。在一次黑压压的公社千人大会上，他被临时抱上高高的土台子，背诵了那篇著名的《为人民服务》。从头到尾不错一字，童声童气，流畅至极。在一片欢呼与惊讶声中，小小的宝春朗诵完，跳下高台，钻出人群溜走了。

进了校门，借书读就成了他的“新常态”。那时县乡户人家书籍存量除毛选以外少得可怜，文学艺术类的更是凤毛麟角，所以私家书借阅规矩分明：不予生人，不得污玷，不得折页，不得延时。书家都宝贝得紧，田宝春觉得能借到书已是挺大的面子了。也许就是那个特殊的岁月，教会了他最朴素的感恩和自尊：给人净手的书包上书皮儿，阅读前先净手，按约定时还书时再道一声响亮的“谢谢”。

小学五年级至初一第一学期，他凭着借读，读完了长篇小

说《山乡巨变》、蒙古族长篇抒情诗《嘎达梅林》、文言本的《聊斋志异》、通俗本的《镜花缘》，就连32开的《新华字典》，就在他当知青时的一个“小满”之夜，在浇麦田的间隙，就着煤油灯通宵达旦读完的。他第一次读张岱的“湖心亭看雪”，是在泊头市委宣传部新闻科工作时，去乡镇采访的空当。当至“雾淞沆沱，天与云、与山、与水、上下一白，湖上影子，惟长堤一痕，湖心亭一点，与余舟一芥，舟中人两三颗而已”，顿时心神超逸，须眉开张。第六次读《红楼梦》，是多年前大年三十在泊头市文广新局带队值班的时候，除夕子夜，全城夜空花团锦簇，银蛇狂舞，默念着“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”的开卷诗，一时间神游八极，人书皆老。

读书“只是恰好”

问田宝春至今读过多少本书，他说没统计过。但在泊头“60后”的朋友圈子里，他是个勤勉的人。他喜欢《菜根谭》里的那句话：文章做到极处，无有他奇，只是恰好。他说读书也是这样，为读书而读书，为功利而悬梁刺股，会失了读书该有的快乐循环，会错失自然的“恰好”而带给精神内核的一波波“红利”。做人亦是如此，只有做到恰好，才有机缘去分享汉书下酒、白云上茶、天上明月、庭下梨花朗朗气韵，人的精气神儿才能自然地充盈着，如清晨响亮的群山。

快乐读书时，书与人、人与书的关系不是相互陌生、彼此抗拒着，而是亲密无间、高度契合着，自自然然地洞照对方、相互

成全。田宝春对这一点尤其感同身受。他真真切切地记着，第一次读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是在他当知青时的一个“小满”之夜，去乡镇采访的空当。当至“雾淞沆沱，天与云、与山、与水、上下一白，湖上影子，惟长堤一痕，湖心亭一点，与余舟一芥，舟中人两三颗而已”，顿时心神超逸，须眉开张。第六次读《红楼梦》，是多年前大年三十在泊头市文广新局带队值班的时候，除夕子夜，全城夜空花团锦簇，银蛇狂舞，默念着“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”的开卷诗，一时间神游八极，人书皆老。

愿有滋有味而活

退休后，他有了大把的闲暇空间，开始有侧重地补课、充电，宽泛地去涉猎哲学、美学、散文、现代诗、新闻述评、摄影等十八般武艺，对经济学的研究也顺势就位，等于把在县市工业局、经委期间的工作积淀，搞了一次全新的有效链接。他在自己构建的气场里快乐地耕读，在新的认知层面神清气爽地享受着纸书的滋润与学养。

他的“快乐读书”章程，亦脱胎于他自己最享受的活法：率性、洒脱、自在、享受乐趣、人随心走是第一要务，不功利、不挑食、无框框。经史子集、现代古典、中外名著、名家传记、文学艺术、宏制随笔，乃至工具通

一段难忘的编书经历

曹书通

前几年，很幸运地参与了《献县历史文化实验读本》的编写工作，做了副主编。前几天，听张纪岩老师说，这本书出版5年来，不仅成了献县很多中小学生的课后读物，还有全国很多大学的图书馆居然也收藏了这本“上不了台面”的小书。

事非经过不知难。《献县历史文化实验读本》编写始于2015年秋，成书于2017年夏。虽然已经过去5年，但当时编书的每一个细节，但编写出版前前后后却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。

一个县无论历史长短，总会有许多事可以讲，许多人可以说。况且献县历史很久，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了很大的城市，两千多年来，一代代祖先留下了太多历史和文化。

可也正因为献县可以讲的人和事太多，才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麻烦。我们既不可能把两千多年的人和事都完完整整地讲一遍，也

不想随随便便找一些东西，东拼西凑仓促成书。因此在选材上就颇费周折，大家商量了几十次才最终把书稿定下来。

献王陵、《诗经》……这些都是献县两千年历史的精华，是《献县历史文化实验读本》必需有的东西；写献县的抗战，当然不能遗忘民族英雄马本斋。可献县还有个刘汝明，在抗战时立了很大功勋。1933年长城抗战时，他已经是国民党师长，却依然赤膊上阵，拿着大刀冲在最前线和日寇拼命。抗战时，他还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上战场，其中一个血洒疆场、为国捐躯。就这样，刘汝明的名字放进了《献县历史文化实验读本》中，让更多孩子了解了他的抗战功绩。

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张申府是小垛庄人，过去隶属于献县；还有张岱年，是张申府的亲兄弟。张岱年是大学问家，一生的著述甚多，思想见解非常深刻。一本薄薄的册子根本不可能有张

岱年一生的成就，我重点讲了他的中西文化观和“综合创新学说”。我想让孩子们从小就有一个正确的文化观，既要热爱我们国家固有的文化，又能放眼世界正确地看待西方的文化，能够不忘本来、吸收外来、创造未来。

献县还有两位非常奇特的外国人，一个叫戴遂良，一个叫顾赛芬。他们在献县几十年，把《诗经》《礼记》等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国外，其中顾赛芬还是享誉世界的“汉籍欧译”三贤之一。可惜，因为种种原因，献县很少有人知道这两位外国学者，于是《献县历史文化实验读本》里给这两位可爱的外国老人留了位置。

书无论厚薄好坏，总要有一个序言。《献县历史文化实验读本》序言的题目就叫《学必始于乡而后可通天下》。如果说我们编这个小册子有什么目的，那就是这句序言的题目。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对书稿审

查很严格，可是我们的书稿送审后却顺利地通过了。出版印刷之前，还记得张纪岩老师大夏天跑到北京去做最后校对。他眼已经花了，屋子里的灯光又暗，他近乎趴在纸上才能看清那些芝麻粒大小的字迹。书出版后，我第一时间连夜跑到保定印刷厂把书运回献县。

还记得，那天晚上十点多钟，我们装车开始往回赶。可刚出保定市就开始下雨。书怕雨淋，我们只好躲到立交桥下避雨。困着也是闲着，我掏出一本《献县历史文化实验读本》，借着远处幽暗的路灯光看了起来。在编辑的两年中，对这里面的每个字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，可当拿起还带着墨香的这本小书，竟如获至宝，满满的成就感。

小书不小，它是献县古今文化的凝聚，能让更多人了解献县深厚的历史文化，也是我们这些文化传播者的使命，再苦再累也甘之如饴。

“泊头桑榭”杯·全民读书大赛

征文邮箱：857171805@qq.com
电话：0317-3155702
演讲、视频邮箱：hxyxysz@163.com
电话：15131760069